

江花

俗世

A14

雨中游水乡

■ 文/谢竞美

6月底的江南正是黄梅落雨的季节，雨断断续续地下着，不大不小，没完没了，让江南成为充满温情和水的地方。

周末，有幸受邀与各位好友水乡一游。所到之处河湖相连，河网稠密，芦苇环抱。淅淅沥沥的雨并未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一路不绝的风景引人入胜。蓝底印花布遮挡的摇橹船很有特色，就连穿在身上的救生衣也是这样的花布，很有风情。乘船闲来无事，阿姨会给我们唱上两曲。湖水，洼地，芦苇荡，水面一会紧凑，一会开阔，此时侧身触手可摸芦苇，彼时穿桥而过豁然开朗，间或还有水鸟和野鸭扑棱棱地钻出来找你嬉戏，给你出其不意的惊喜，也许这就是客舟赏雨的意境吧。

上岸沿着长廊行走，忽现一池铺开的荷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荷叶有小的，有大的，一张张荷叶，翠绿的墨绿的，颜色不一，挨挨挤挤，有的紧紧贴在水面上，有的出水很高，还有的卷着卷儿。荷花一株株挺立在那儿，姿态各异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张开了两三片花瓣，有的全部盛开了，有的似亭亭玉立的少女……悠然的姿态散发淡淡的馨香。过了一会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像一颗颗珍珠落到了一个个碧绿的圆盘上，“藕花珠缀，犹似汗凝妆”，荷叶上的水珠随荷叶拂动而滚动不止，雨中的荷花更显得娇嫩，雨中的荷塘更有一番诗意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辗转来到古街，窄窄的河

道，两旁的江南民居，灰白的墙灰色的砖，河水缓缓流过，不由自主地在这里越走越慢。湿漉漉的青石板路、青瓦、雕饰、木纹、窗页的转轴，令人欢愉地沉醉其中。雨水顺着屋檐汇集而下，坐在台阶上，伸手接住屋檐下的雨，任凭不紧不慢打在手心，虽溅不起滔天大浪，却能洗去所有浮躁，真想一直坐着发呆，看着细雨散落在古街上，或许在寂寥的雨巷中，能出现戴望舒笔下的那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。最美的下雨天，更是那躲雨的屋檐，给了江南独有的温柔缱绻。

江南的梅雨，是一首写不完的诗。

江南的水乡，是一卷赏不完的画面。



老庄

■ 文/韩春旭

老庄，是我四十年前熟悉的一位镇江朋友。

那时他四十多岁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体格微胖但均称。方方的脸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很有点领导者的风度。当时，他是镇江市船厂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。他对造船并不内行，但他敢想敢干，很有开拓精神。因为造船我和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1970年，我们单位计划打造一艘铁壳拖轮，我跑遍了全省能造铁壳船的省属船厂（包括甘露寺船厂）。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，没有省计委的指标，他们不接收计划外的造船任务。各市属（集体制）船厂倒是不需要上级的计划，都是自己“找米”下锅，但都没有打造铁壳船的设备 and 能力。一个多月的东奔西跑，让我筋疲力尽，心灰意冷。正在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关口，我抱着最后一搏的想法，来到镇江市船厂。想不到镇江市船厂让我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当年的镇江市船厂，坐落在苏北路8号（今长江路春江潮广场附近），船厂很小，只有两个简易的船台，没有任何机

械加工设备，只能修造木船。老庄了解我的来意后，竟把打造铁壳船的任务揽了下来。听了他的表态，让我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我奔波了一个多月，终于有人没有向我说“不”；忧的是，我怀疑他在说大话。如此破烂不堪的“小作坊”，既无人才又无设备，根本无法打造铁船。对我的质疑，老庄却信心百倍。他说：“时下不是提倡‘蚂蚁啃骨头’精神吗？我们就要啃！没有人才，可以派人到省船厂学习，还可请省船厂的技术人员来做顾问；没有设备，我们添置，我们可以把大件拿到省船厂，请他们帮助加工；打造过程中，我们会请船检部门上门监督、指导，绝对保证质量。”听他这一说，我想有点道理，“除此一家，再无分店”了。就这样双方把造船合同签了下来。

合同规定我方提供图纸，提供全套船机和本船所需钢材、木材计划指标，具体的钢材型号、木材材质由船厂自选采购。他们依托甘露寺船厂的无私帮助，自己也调进几名电焊工、钣金工，又新添了电、气焊设备。开工之后，他和工人一样戴着安全帽，日夜奋

战，一年的苦干，拖轮终于在震耳欲聋的锣鼓鞭炮声中，平稳地滑下了船坞。经船检部门检验，各项技术指标完全合格。

这艘拖轮，不仅圆了我多年的铁船梦，更重要的是，从此改写了市船厂不能造铁船的历史。

由于当时生产能力跟不上市场的需求，“互相协作，互通有无”就成了物资交换的重要手段。当我们打造第二艘拖轮时，老庄就聪明多了，向我方提出“协作条件”：要求我方支援船厂一套机械加工设备。我们在上级的支持下，力所能及地支持船厂一台车床、一台大型摇臂钻和一台牛头刨床。这些设备让船厂“如虎添翼”，声名鹊起。上门打造铁船的单位越来越多，船厂扩建迫在眉睫，很快就迁到谏壁去了，船厂的飞速发展，老庄“功不可没”。

我迁居镇江已二十多年，每到春江漫步时，会很自然地寻找当年的苏北路8号（船厂）和农药厂的旧址，老庄的身影也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

套数【黄钟】醉花阴·走苏卿（续二）
宋方壶

【四门子】他道“狠毒娘硬接了冯魁的定，揣与我个恶罪名。当初实意儿守、真心儿等，恰便似竹林寺有影不见形。实意儿守、真心儿等，他可便如何折证？”

【古水仙子】他他他觑绝罢两泪倾，便有那九江水如何洗得清？当初指雁为羹，充饥画饼，道无情却有情。我我我暗暗的仔细评论：“俏苏卿摔碎粉面筝，村冯魁硬对菱花镜，则俺狠毒娘有甚前程？”

双渐“乍听僧言，喜见苏字”，势必追问此事的来龙去脉，作者遂写“再听僧言，再细思量”。【四门子】曲便写老僧再道其详，转述苏卿当时的一片肺腑之言：“他道‘狠毒娘硬接了冯魁的定，揣与我个恶罪名。’”这两句，既道出了这场风月案的主犯是大把下“定”的冯魁，共犯则是“硬接了定”的“狠毒娘”，又表明了苏卿坚贞的态度。而“恶罪名”则是他俩联手作案的强加之词。她的本意则是“实意儿守、真心儿等”。反复此言，表明苏卿始终如一。可是结果却令人忧心：“恰便似竹林寺有影不见形”，好似竹林寺徒有其名，恍见竹林“影”而不见竹林“形”。此句喻指实不见双渐其人。“他可便如何折证？”“折证”，当面分辨。是说届时我与双渐又如何对证呢？老僧的再次转述，道出了苏卿的锥心之痛、难言之隐，其急迫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闻道此言，双渐反应强烈而又复杂：“他他他觑绝罢两泪倾，便有那九江水如何洗得清？”“觑绝罢”，即看罢。因为前曲写了双渐“猛抬头恰定睛”，这儿便写他看罢苏卿题壁诗的双重反应：一方面，他激动得“两泪倾”；另一方面，又疑惑她“便有那九江水如何洗得清？”亦即脱不清干系。因为当初虽有山盟海誓，那只不过是“指雁为羹，充饥画饼”的虚应故事罢了。否则，冯魁下“定”骗婚怎能得手呢？但忽又转念自疑，“我我我暗暗的仔细评论”；因为明的事实是“俏苏卿摔碎粉面筝，村冯魁硬对菱花镜，则俺狠毒娘有甚前程？”这不是“道无情却有情”吗？是的，苏卿不是拒绝接客而“摔碎粉面筝”吗？愚蠢的冯魁不是花钱才强娶的苏卿吗？何况在“狠毒娘”眼中“有甚”婚姻可言，不都是金钱交易吗？“评论”，思忖。“前程”，元曲中多指婚姻。“粉面”，淡红色。想到此，双渐又释然了。

该套中，“我”指双渐，“你”指冯魁，“他”呢？有时指老僧，有时指苏卿，如“他生的娘孃婷婷”。那“他他他觑绝罢两泪倾”中的“他”指谁呢？我意承上句指双渐。此乃古汉语中因无“她”字造成的麻烦。直到1918年，语言学家刘半农发明了“她”字，用以指代第三人称的女性，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刘半农功不可没，鲁迅曾给予盛赞。“她”字，2000年还被美国方言学会评选为21世纪最重要的“世纪之词”。

（祝诚）

编辑 肖方元

版式 胡骏

校对 叶凡